

長篇東北大鼓書六祖惠能 高春艷居士主講 (第二十三集)
2006/3 北京 檔名：52-183-0023

第二十三回 五祖索偈

話說惠能一見這雲遊老僧去志已決，知道留也留不住，當即說道：「既然老師父去志已決，惠能也不強留，但明日一早，惠能要送大師一程，聊表寸心。」「盧行者，你千萬不要送我，以免別人起疑。另外，你的無相禪功也不可輕易暴露，免得招來麻煩。明日一早，我悄悄離去。盧行者，時候不早了，你明天還有繁重的勞動，馬上回房休息去吧！」惠能依依不捨的拜辭老僧，回到自己的房間。第二日一早，這老僧悄悄的離開東山，打這以後惠能再也沒見著他。書中暗表，這老僧離開了東山寺就到五台山，在恩師的舍利塔下參悟半年，便於五台山的北台葉門峰下坐化圓寂。

惠能在東山寺仍是天天踏碓舂米，苦勞身心。他雖然天天在舂米，可時時刻刻在回光返照，靜慮修禪，內絕妄念，外息諸緣，不停的用功。一晃他在東山寺待了八個月，這八個月的勤苦修行使他的修為大大提高，就在這個時候東山寺內卻發生大事。

五祖他近日暗自憂急
嘆自己如今年過古稀
塵緣已盡將要離世去
不知道何人能夠舉旗
祖師的職位任重無比
必須要大覺大悟契玄機
因此上傳衣付法不能大意
唯有那見性之人才能承衣
這本是衣鉢真傳留聖旨

為的是續佛慧命正法不息

眼下五祖大師已年過古稀，功德圓滿，行期將近。可禪門正傳無人，法嗣未定，這件大事未了，倒使他暗自憂急。他反覆掂量座下這上千名徒眾，雖說龍象崢嶸，不乏智慧之人，也有修為頗高者，更有能舉旗之人。但是真正有真知灼見，悟透祖師禪精髓的大覺大悟之人，他還沒有發現。為選拔真龍，他決定要用善巧方便，先測試一下學生們的水平。

這一天，他升座說法完畢，對眾僧說道：「眾位比丘，想我禪門自達摩大師西來傳法，代代傳承，已歷五世。如今老衲已年逾古稀，行期將近，我曾多次告誡你們，世人生死事大，無論榮華富貴，還是貧窮卑賤，都免不了一死。榮生衰死，自古皆然，要知道生如何生法，死如何死法，如果能徹了無常的道理，才能操縱自己的生命，來去自在，邁向光明的境界。若對生死不了解，這一生就是糊塗而來，糊塗而去。要知道，不眠的人夜長，疲倦的人路長，沒有智慧的愚人生死輪迴長。」

「我說法論道多年，就是希望你們識自本心，見自本性。如果不修慧，自性被迷住，是不能救你們出離生死苦海的，必須要奮勇精勤於道業，以俟頓徹法性，了脫生死。你們都隨我學法多年，都要好好觀察一下自己真正的智慧，要在自心中找出般若之性。就你們各人的見地各作一首偈語給我看看，誰悟透自性我就把祖師的衣法傳給誰，奉他為我宗第六代祖師。真正明心見性之人，我說完他就能明白，因為事須漸修，理可頓悟，否則用思量忖度的分別心來作是沒有用的。見性之人猶如睜眼視物，自然呈現，無須揣測、尋思，這樣的人，雖當揮刀作戰的緊急關頭，也能於言下立見自性。你們都速速回房作偈去吧！」

諸位，五祖大師這番話說得太好了，一個人若是盡求福報，不

修智慧，像梁武帝似的，那是不能脫離生死苦海的。五祖大師不光這一番開示好，選拔接班人的方式更先進，這叫搞競爭，他讓徒眾每人做一首偈給他看。什麼是偈？佛經裡的詩詞、和尚念誦的詞句，就叫偈。他讓徒眾每人做一首詞句給他看，誰悟透自性，與他心心相印，他就把衣法傳給誰。衣是指出家人的袈裟，在這裡是指達摩大師西來所傳的祖衣，是釋迦牟尼佛用過，一代一代傳下來的。法指正法，內傳法以印證宗門的佛心宗旨，外傳衣以表示師承的信實無虛。

五祖大師說完，由侍者陪同走回方丈室，眾門人也都各自回房用心作偈。有的寫了撕，撕了寫，反覆幾次，鬧了個白折騰；也有的絞盡腦汁，連一句都沒寫成；更有的自暴自棄，連筆都沒敢動；還有的倒挺有自知之明，不但自己不作，還公開給眾人提醒。

叫聲眾位同修要聽清
咱們可要有自知之明
絞盡腦汁也沒用
何必作偈瞎折騰
咱這修行都不出眾
作出偈頌也白搭工
神秀師身為上座受尊重
博覽群書學問精
道德高尚人稱頌
講經說法經義通
六祖之位事關重
唯有神秀能擔承

大夥一聽，說得對，颶風下雨不知道，自己能飛多高蹦多遠還不清楚嗎？費那腦筋幹啥，就咱這德行咱這修行，做出偈頌也選不

上。人家神秀師道德高、學問好，講經說法講得非常好，六祖之位非他莫屬。咱別費那個腦筋了，等著秀上座得法，咱就依止秀上座來修行。這會兒，眾僧沒有一個敢作偈的了。也難怪，在五祖大師的眾多弟子當中，有位上座和尚神秀。什麼是上座？僧人的職稱，有資歷、有德望的僧人。他位在住持之下，除了住持，沒人能高出其上，也就是說，除了五祖之外，神秀的地位是最高了。

這位上座神秀師，不僅威儀萬千，相貌莊嚴，而且天資卓絕，稱得上是位飽學的高僧。他未出家之前就對世間的學術有很深的了解，稱得上是位博學多聞的才子。他隨五祖出家，修行很勤奮，深得五祖大師的器重，五祖曾親自為他起法名叫神秀，意思是神思秀慧。神秀不光修行精進而且忠正善良，眾僧對他很敬服，奉他為教授師，就是專門教授弟子威儀、作法的老師，他的言行可以做大眾的榜樣。神秀的確是全寺僧人的佼佼者，是大家公認最有資格繼承衣法的人。

單說這位神秀師，聽了五祖大師的法旨後，日日思惟，想用心作偈。可是他一看大家都不呈偈，有些顧慮，心想，眾人都這麼謙虛，主要是因為我是他們的教授師，都不願意跟我比見悟、爭祖位，如果我也不作，那麼寺院裡就無人呈偈了。自己身為首座、教授師，不僅辜負同門子弟的信任、推崇，也有負五祖的教誨之恩，讓五祖失望。再說，我要是不呈心偈，師父怎知我心中見解的深淺，那如何使修持進至到最高境界？諸位，眼前的情形逼得神秀是非作偈不可，為什麼？你想，老師出題考試，你身為班長兼學習委員，這樣的好學生，你不交卷那怎麼能說得過去？再說，你要想了解自己的真實成績，提高自己的學習成績，就必須得交上考卷，讓老師檢驗指導。

當此之際，神秀馬上提起了警覺性。心想，我作偈的用意是求

法，這當然是好，求法是善，要是覓求祖位，那就不善了。爭名奪利是惡，那就用意不善了，那和一般窺奪祖位的凡夫有什麼差別？神秀真是個能隨分用功夫的實地修行者，時時刻刻提醒自己斷惡向善，檢點自己的念頭。他雖然意在求法，不在祖位，可是法和位這兩個意思是同時的，要是呈偈求到法，那法、位就得一齊來。呈偈，怕別人誤會，不呈偈，又得不到法，那就不能使自己的修持進至最高境界，真是太難太難了！諸位，神秀的這些想法說明他沒悟，為什麼？因為開悟的人心是清淨的，不悟的人才這樣思前想後。

神秀反覆思量，只覺得左右為難，他思慮很久，終於決定要呈偈求法。這天晚上，他苦思冥想多時，終於將偈頌作成。可惜的是，參禪見性要求的是現量，是直接感受到證悟的境界，不是比量。經考慮而得，由思量可知，那是比量，不是宗門的自家珍寶。神秀將偈頌作成，墨漬未乾就匆匆折起，夾到懷中，直奔方丈室，要向五祖大師呈遞。他穿過法堂來到方丈室的門前，剛要伸手推門，突然渾身一顫，又把手縮了回來。心想，這首詩偈能不能過關？五祖大師見偈要是說好，付給心法還可以，若說不好，那麼我起心覓法就如同凡心而窺奪聖位，實在是可鄙。神秀想著想著，緊張得汗都下來了，汗流全身，恍恍惚惚。幾次伸手想推門進去，又幾次把手縮了回來：「我這偈頌能不能過關？」他這叫信心不堅固，自己沒把握，這叫境地不踏實，才這麼沒信心。

他幾次都想進去，可是沒這個勇氣，沒辦法，直到深夜也沒敢進去，只好悄悄回到自己的寮房。就這樣前後經過了四天，他一共去方丈室前十三次，也沒敢向五祖呈偈。他站在方丈室外心內焦急，踱來踱去，突然他眼前一亮，計上心頭，我何不如此這般。